

刘敬春还账

李能敦

多少人盼着穿镇而过的高速公路开通啊!镇里中心位置规划有一个高速公路下道口,高速一通,城里的客人多起来,什么生意都好做了。刘敬春也是这样盼望着,肯定还比很多人盼得急切。他是安静村六社村民,住在村委会办公楼附近,但他在白坪村有一个葡萄园。三年前,他之所以敢接手那一百一十亩的葡萄园,也就是想到高速公路会通,而且,高速公路下道口距离葡萄园只有两公里。本来,讲实际条件,安静、白坪两个村假如有一百个人可以接手果园,刘敬春都只能是这一百个人之外。但最后,却是他几乎抢着接了手。一方面,他是敢想、肯干,另一方面,也是家庭情况所逼,他要还账。

大儿子患有严重先天性唇腭裂,先后三次手术作了矫正。儿子还在医治中,自己又突患腰椎疾病,整整半年卧床不起,吃饭都是妻子端到床边。腰痛未愈,左侧大腿根部又长出一个包,疼痛难忍,医院说是疝气,切开,并不是疝气,放出脓血,疼痛渐渐消失,奇怪的是,访那么多医生吃那么药都不见好转的腰病竟也跟着渐渐好了,好得让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十足万幸,儿子手术成功,自己也基本恢复健康,但家里因此欠下二十万元,刘敬春成了安静村首批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地有二亩,种着苞谷、洋芋、红苕,解决全家温饱没有问题,但没有多的收入。刘敬春凭着聪明好学,开着村里唯一一个摩托车维修店,但业务量少,也挣不了多少钱。全家一年的收入凑齐天一万元,就靠这一万元,要生活,要还账,不想办法不发狠,二十万欠账哪年哪月才能还清!

一段时间,刘敬春疯了一样,脑子里全是怎么挣钱怎么挣钱。镇里、村里举办的种植、养殖培训,除非不晓得,晓得了他一定会去参加。不记得参加过多少次这样那样的培训之后,机会终于来了。

2017年,三月。邻近的白坪村有一个葡萄

园要转让。葡萄园面积大,平展,土好,用水也充足,尤其交通方便,已经有机耕道,高速公路通车后,从下道口到葡萄园只要不到十分钟时间。刘敬春知道这个葡萄园,多次从那儿经过,只看见野草长得又深又密,葡萄苗子瘦巴巴地。多好的一个果园,白白地荒废着,可惜了。刘敬春就像自己的果园一样心疼着。他激动不安,这是他的机会。又担心其他人跟他一样看好这个葡萄园,要跟他竞争,他不能太犹豫。但转让费要二十万元,另外每年土地流转费六万元,后期也肯定少不了新的投入。本来一屁股账就压得一家人霉兮兮的。除非不搞,一搞就是大场合,父亲有些害怕:“娃娃,搞不得!老账没还又要添新账,再借不得钱哒,又有哪个敢跟你借呢?”

刘敬春说:“爸爸,您放心,这个葡萄园,原来的老板是没认真管,我是本地人,天天守到整,不怕整不好它。那么大一个果园,搞上路了,挣钱快呢!”

“吃屎的命你莫想到吃肉,那些大钱不是好挣的。”

“就是想吃着肉嘛。再说,哪个说我们天生就是吃屎的命哪!”

父亲的担心和劝导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。妻子从小受过苦,对跟定的这个男人,从来都是默默地支持。村委会本来要找贫困户激发内生动力的典型,难得遇到这么敢想敢干的,也支持,并且迅速地把支持付诸行动,帮助办理扶贫小额信贷,该享受的政策也向他倾斜。亲朋好友知道他干正事、吃得苦、讲信用,都愿意再支持他一把。东拼西凑,二十五万元借到手,葡萄园成刘敬春的了。

账本上的欠账总额,达到44.75万元。

刘敬春和妻子一头扎进葡萄园,不要命地忙碌着。为了节省工钱,也实在请不起工人,园里的活儿,只有夫妻俩全部自己来。除草、整地、起垄、补苗……二万株葡萄一窝一窝去培

土、施肥、搭架、剪枝……东倒西歪的水泥桩一根一根重新栽正栽稳,原来的钢丝绳只拉了一根,不够,增加了两根。半死不活的葡萄园活过来了。当年,葡萄销售近万斤,卖了六万多元。这时候,以前曾有过节的人向村委会提意见:那个刘敬春,又是摩托维修,又是上百亩的农业项目,这能当贫困户吗?

刘敬春找到村支书,说:“把我家的贫困户帽子摘了吧。”

他要当个硬气人。贫困户的帽子,戴着并不光荣,别人要争,让他们争去,他没有功夫跟别人争。有那点功夫,他不如花在葡萄园里。

因为种出的葡萄为紫色,晶莹剔透,他就给果园取名为紫光葡萄园。有光,多好,亮闪闪的,照得人心里也亮堂。卖过一年葡萄,他也有经验了,他一定要种出市场欢迎的好葡萄,那就是:绿色无公害。他注册了商标,专门聘请技术员,严格科学种植和管护,严格规范使用农药,绝不使用除草剂,施肥则全部从几十里外的养殖场买来农家肥发酵以后再施用。在扶贫政策支持下,灌溉配套,硬化道路通达果园。葡萄园像病孩子给彻底治过来了。二万株葡萄一行行站得整整齐齐、伸伸展展,像操练有术的队伍,精神勃勃,气势逼人。连续两年,产量不断增加,品质越来越好,名声越来越响,夫妻俩尝到了规范种植、规模发展的甜头。

一鼓作气,在村委支持下,刘敬春在本村又流转了三百亩土地,种植优质柑橘。

本来葡萄园已逐年小有收益,但收益大部分还得投入到新建的柑橘园里去,所以,还账的力度,投入的确不够。

从接手到现在,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。四年的辛苦侍弄,葡萄正逐步进入丰产期。可惜今年葡萄开花时天气不好,连阴雨,持续低温,花没开好,挂果不佳。

刘敬春说:“管护搞到位,收入二十万元还是没有问题。”

红叶三峡

李永梅

是壮阔三峡寒冬盛装的风采,是深深峡谷深情奉献的彩云,是多情神女浪漫妩媚的笑颜,是滔滔江水吟唱的羞涩恋歌。是万木萧瑟时的一出惊喜,是白花凋谢时的一场盛宴,是秋霜涂抹的三峡女儿红,是冬日热烈而浓墨重彩的欢歌。

在万千叶的世界,是独特的一片,这便是红叶了。而三峡的红叶,因为倚着壮阔的背景,在贫瘠的土地上,不断的抽芽,长叶,一点点艳红,一点点张扬。在季节的最深处,摇曳,张望,骄傲的回眸。

也是去年的这个时节,巫山红叶节将三峡红叶从未在世人面前掀开面纱的容颜展露,她以其清瘦而倔强的红,大气而执着的美倾倒万千游人。今年秋霜渐浓,红叶如约而至。我终于忍不住,为她高唱赞歌。如果把红叶比作是陈年的酒,那么,三峡红叶就是那坛最醇香的女儿红,饮一口,便醉了。

古往今来,红叶之美,无数文人墨客曾作文赋诗,歌以咏之。其中尤以晚唐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最为著名,是中小学学生必学古诗。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呈现在我眼前的是,一条斜径石板路蜿蜒而上,最后藏进白云缭绕中,车马歇息处,背后是火一样大片大片的枫林,好一副荡气回肠的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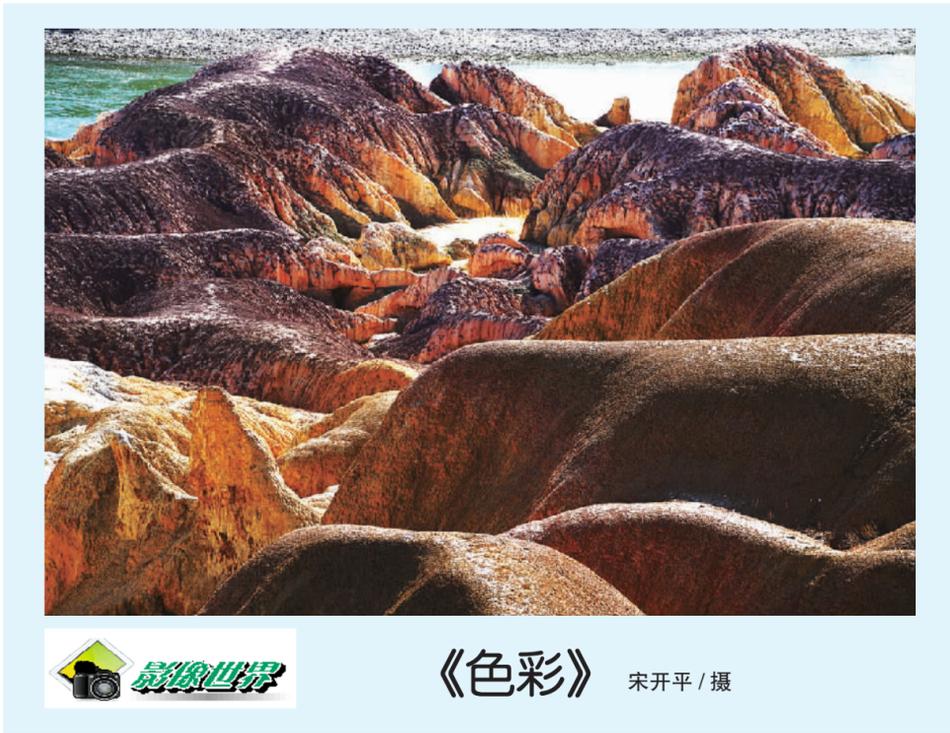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写红叶的诗,大多是借描绘自然美景,题山赋水,寄情抒怀。或咏其风韵独特,或吟其神情俱佳,或歌其品性高洁,或赞其格调风雅。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780年前的金代诗人周昂的“山林朝市两茫然,红叶黄花自一川。野水趁人如有约,长松阅世不知年。千篇未暇聊诗债,一饭聊以结净缘。欲问安心心已了,手书谁识是生前。”周昂一生为人正直,曾为人排挤,这首诗是在游香山时所书,当时他正满腹惆怅,但是在看到满山奔涌的红叶时,终于释怀,情感似乎一下子找到出口,脱口而出“欲问安心心已了”。我想当时周昂或许是受到火焰般红叶的感染,突然不再郁郁寡欢;或许是被红叶勇敢热烈的燃烧所鼓舞,

精神为之振奋。虽然我们不为所知,但是千年前的红叶得此,也该我等惊叹。

以后的诗人中,大都喜描写如火如荼,红叶似血的秋景。唐代诗圣杜甫的“含风翠壁孤云细,背日丹枫万木凋。”杨万里的《秋山》诗:“梧叶新黄柿叶红,更兼乌飞与丹枫”。但唯有一首《红叶》,我读后忍俊不禁,暗自偷笑诗人孩童气般的天真可爱,诗中写道:“小枫一夜偷天酒,却情犹松掩醉容。”在诗人眼里枫叶竟偷饮了“天酒”染红的,偷偷躲藏在松树后遮掩醉后绯红的容颜,那般羞怯。人类感情的最初,竟是那样纯真,我突然像穿越了千年的时空隧道,跟诗人有了强烈的共鸣。

三峡,我生于斯长于斯。童年冬天寒冷的记忆中,一棵棵乌桕树总是披散着火红的头发伫立在悬崖深处,风一吹,头发摇落一地。我们放牛时,最喜欢把叶子扫拢来,柔柔软软的躺下来,无邪的仰望蓝天或者肆意玩耍。现在想来,那该是多么美丽的享受,又该是一副怎样珍贵的画卷。从春到冬,我们一路看着它,叶子由青到黄,由黄到红,一树树逐渐斑斓。那时不懂,但甚觉好看。今天查看资料,逐渐明白,三峡中有很多冬日叶片艳红的树,常见的有黄栌,乌桕,柿树、丹枫等,不下千余种。每到秋天,各色红便竞相斗艳,有的呈猩红,有的呈桃红,而更多的呈紫红、嫣红、朱红等,颜色之多,令人叹为观止。时至今日,红叶更作为巫山旅游的名片,看来,我该对那司空见惯的红叶给予新的理解。只是,我童年的红叶便永远定格在记忆中了。

我生在三峡,我喜欢红叶,就如同我曾经那样深情的记述三峡一样,惟恐自己语言的不妥帖而破坏了抒写红叶的心情。这样的心情,儿时不明白,这样的心情,恐怕已经积淀了三生,穿越万水千山,今天才与我悠然的邂逅。此时,我寻红叶迹来,没有落寞的心境,但有浓郁的相思。我不会轻叩秋深沉寂的大门,也不会捡拾惶惶岁月里繁华的背影,但是我会用最美丽的眼神和心境,翩然注视它在冬日狂风艳阳里浪漫一生!



《色彩》

宋开平 / 摄

巫山红叶

熊魁

了湍急的漩涡没人滔滔江流。遗址上方是山崖,斑驳的峭壁上,纵横的石窠里,有红叶怒放。我四肢并用,从山麓攀上山脊。只见一丛丛黄栌,或挺立,或飘逸,或曲折低垂,由近及远延展而去。满目黄栌叶,像手掌,像团扇,层层叠叠,红彤彤形,披服在长江两岸。山脉像巨大的火狐,曳着长长的尾巴,奔跑起来。

入夜,下起了丝丝的雨。我在黛溪东侧的镇上拣了家私人旅店住下。偌大的几根木柱支撑着上面的房屋,这是半封闭森林河流行地带典型的吊脚楼。手持半根儿蜡烛,转过木质楼梯,上到屋子里。在进门处,我搁好用塑料薄膜细裹护了根泥的黄栌,是天黑前从镇对面的山岩上刨来,准备带回去栽培观赏的。屋内,除一床一桌一椅,没有其他布设,素朴简洁。站在空地,一伸手一抬脚就碰着了板壁,空间是小了点,但少了空寂和阴森。一个人卧在浆洗过的棉被里,稍微侧身,床下的楼板就发出“吱呦-吱呦-”的音响,似极了儿时躺在摇篮里,母亲扶着床弦,哼着催眠曲,轻轻地摇。窗外有冷风凄雨,但心灵是纯净的,也是温暖的。这样的夜晚,任凭想像力自由奔放。

我拽了拽被子,似睡非睡地躺着,眼

前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。秋冬时节,百里江峡,山寒水瘦,黄栌叶红,一群头顶陶罐的女人来到黛溪,躬腰、汲水,然后款款离去。或者用锋利的石器,剖开鱼腹,掏洗内脏,啾啾嘻笑之声与涛声相和。或者由此上推二百万年,一群长眼眶、高鼻梁、圆下颚的健壮男人,手持石斧,将碗口粗细的树木或枝杈砍倒,用石刀刮削,制成木棒,在那座我们现在叫作龙骨坡的森林里逐鹿。雨点般的石头和棍棒砸向野鹿,鹿子倒下,他们撕扯下大块大块鹿肉,胡乱塞到嘴里,胜利的吼叫声在旷野回荡。晚上,他们在居住的山洞口,用黄栌、松、柏等树木做柴禾,燃起巨大的篝火,驱逐比他们更为凶悍的猛兽。

在这块美丽的热土上,我们的祖先以最原始的生活形式开始了文明的滥觞。

瞅着阳台上的黄栌叶,心不由得震动。对面就是绵亘的群峰,山被红叶遮掩,路被红叶覆盖,江水被红叶浸染。同样以黄栌为主要树种,香山红叶只有一个月的观赏期,巫山红叶从十一月延续到次年一月。同样以红为基本色素,新疆喀纳斯的红叶显得单调,吉林红叶谷的红叶显得驳杂,四川稻城俄初山的红叶

诗雨

到巫山去

海烟

到巫山去
这不是突然才想起的事
在2008那一年,巫山的风
轻轻吹过来开始
神女峰的身姿,红叶的红
以及那山峡的江水
就日夜撞击着我灵魂的岸
把遥远的山水,搬到一个人的体内
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

二

这些年,天气越来越异常
人事越来越拥挤。有人在高处
呼风唤雨,历尽人世繁华。有人
在生活的路上,二点一线,循规蹈矩
有人在低处,被生活驱赶、呵斥、甚至抛

弃

多么像这尘世的草木
有的郁郁葱葱,有的零落成泥
只有这巫山的山啊!
它纹丝不动,荣辱不惊
它庄稼长势良好,村庄生生不息

三

还是应该抽身,到巫山去
到巫山去,把露水和红叶
当做全新的语言。去走一趟
清静的小径,听几声翠绿的鸟鸣
看一树树红,摇醒了天边的晚霞
到巫山去,跟上它理想主义的风
去把浓雾吹散,把草吹低,把沧桑吹熄

四

巫山,巫山
我走向你,是因为
你已走向我多时
当置身于云雾缭绕的神女峰之巅
我不再捧着生活的苦水哀哭
这世俗的芜杂与痛苦
都将在这里
得到最平静地安息

